

## 當我發現 自己正在建造著什麼的時候

當我發現自己正在建造著什麼的時候，那時約僱的小許正在拿著一疊五本的工程契約書，正在蓋騎縫章。接近年底了，很多工程款請不下來，沒有錢，科長很焦慮，每個人都忙，此時，我經過他的身邊，看見他埋首在數疊工程契約書、服務建議書、圖資以及他轄區內的各種公所的公文。

好像用紙張建造著什麼，他的身邊疊成堡壘。

我看見他快速蓋上印章、翻頁、蓋在對折的兩頁、翻頁、蓋上。

一本契約書通常約五六百頁。我坐回位置上，感到有點焦慮，晚上乾媽的私人教室的孩子被邀請到我家，一邊共進晚餐，一邊想要請問我土木類科相關的問題。畢竟學測將近，選擇未來。打著一些筆記，我思考著一些最簡單的道理，其實，應該沒有這麼困難。我們建設，不只靠混凝土與鋼筋，

一切還有成堆的紙。大學的時候，我上過的一些通識課程，告訴我國家是一個建築，分成上面與下面，但作為建築材料的我們，並無法從每日的新陳代謝理面，理解說這個建築的意義。厚厚的書，一本本在我的面前，我想起了一個最簡單的例子：

$$k = C_1 D_{10}^2$$

這個經驗公式是什麼時候被提出來的，一九一一年，用來算土壤的滲透細數。簡言之便是討論水在土壤流動，滲透的速度，因此有時候在水利相關的科系，也會被視為流速的一種表現形式。今年幾年？二〇一六對吧？已經過了一百餘年了，而土壤沒有變化，研究不需要更精細，就像是有些人小學的時候，會被補習班老師逼著記圓周率後十位數，但是等你成為工程師，你只需要記得這就是3即可，或者要學會按計算機上面的 $\pi$ ，所以，建築物仍然屹立，這個公式還是被繼續使用著，一切並沒有變——想得更深一些。我得要說服他。

我想著，如果已經死去的父親，會如何說服這個孩子。

作為建造著什麼的一群人，得有任何自覺，以前與現在是不同的。建構心靈的意義時，都賦予著東西價值，才接著去執行，例如學圍棋，可以訓練空間感，例如學珠算，可以練算數速度。但事實上相反，建築的意義太單純了，單純到理面幾乎不存在著任何價值。像是橋。高速公路，建在山邊的巨大水泥混凝土的鋼構，或者

雪山隧道、斜張橋，這些建設不如何可以矯飾的視覺。那就是拿來用的，公路總局的規範也寫得清清楚楚，高速公路用的柏油、級配、透水鋪面等，都是為了一個目的，那就是被使用，被使用就是它存在的用處，如果路破掉了，也就沒用了。規範書厚厚一冊，範本教科書從裡面提取例題。

我不知道為什麼，腦袋想事情的時候都很順暢，結果打在筆記本裡面的時候，通通都看起來像是碎念。

午休過後，小許走到我的座位旁邊，敲敲我的辦公室擋板，「該走了吧？」，「好，我拿個手機。」我跟他開著公務車到他的轄區會勘，本來是他的案子，不過既然是有會勘，我也打算隨著他去看看，反正之後也會轉給我接手。小許應該近期就會提出辭呈，等年後，也許未來都不確定。路上，我跟他聊著今晚準備要去開導高中生的事情，他面露難色，抓頭想著該怎麼回應。

「你打算這樣跟他說喔，」小許一手開著車，一邊摸著他的鬍子，說：「我知道你最近準備技師有點焦慮，但這樣跟高中生直接說，是可以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我說。

「你就跟他說，畢業以後就知道了。」

「我最討厭聽到這句話了。」

「這樣一來，他就不再會煩惱畢業後的事情。」小許說。

「這種話誰都可以說啊。」我說，「那他找我有何用？」

「只想你認可他吧。」小許打著方向盤。「想被認可很重要啊。」

我們經過了縣府，右轉，進入了中山路，大佛在身後遠離。路上人車混雜，市場附近的人群，隨著陽光移動。不知道為何，這一年來，我幾乎沒有遇過壞雨天，那幾乎是某種這行不可多得的幸運，如果下大雨，地下水道的管涵水深太高，就會無法下去，或是探測不到淤泥——，小許聊著冷僻的工程知識話題，他提到那個時候高雄一九七〇年有三千家工廠，其中楠梓、鼓山的水泥廠，不停地把半屏山的水泥挖出，提供人力、資金、區位，給其他高雄的工廠們更多的鐵船、煉油，直接升級成為第二個直轄市。

「不過後來真的太臭了，半夜偷燒水泥都聞的一清二楚。環保局一早來，也查不到。畢竟氣味是無法保存的嘛。」

我問，「現在都消失了嗎？」

「對啊，但真的很感動啊，小時候，半夜經過工廠時候那種閃閃發光的聲音跟勞動感，有活著的感覺。」小許把車子停在大埔截水溝。漢銘醫院這裡附近的截水溝大約寬兩三米，橋上長著草，我們在車上張望著，就是沒看見立委助理那群人。截水溝就是水溝，把一整個區域的側邊道路的溝渠、下水道管涵的水以及最重要的地表逕流蒐集起來，有時候污雨水混合，會很臭。聽說前幾年還是綠色的，已經經過了相當一段時間整治，但是臭味這種東西這是一翻

兩瞪眼，有點臭跟臭到天理不容，都會被投訴。

「這裡？」

「不是嗎？」小許埋著頭滑著手機。

「反了啦，另一邊。」我指著地圖。

「靠北。」

我們繼續驅車前行，沿著介壽北路的防汛路面，路邊是一個個前庭寬敞的透天、鐵皮屋。兩側長著乾燥棕色的草，我有點想起死去的祖父說起的那個故事，關於祈禱以及燒開一整片山頭的故事。我說，走錯路十有八九，上次那個誰也把車開到——故事思考到了開頭，我們便看見一群人站在截水溝旁邊。截水溝長著綠萍。助理拿著板子夾簽到表，我和小許分別簽了名，另外下水道科、工務處、市公所的人也有人到，現場大約十來個人。小許靠在橋邊，看著水面，在水面浮著綠色浮萍的地方，也有淤泥、灰黑色的油光。

開始了。我和小許按下錄音機。先是區公所的人解釋了想要爭取這個區域的加蓋，除了因為很多人抗議惡臭之外，主要是可以擴寬為兩線道。這一段區排大約四公里多，我們沿著河走，小許向議員助理解釋，區域排水加蓋的原則就是交通，有這個需求就會請工務處提出。這裡被抗議很久了啦，你們也知道我自己的壓力，助理說。

一群人走著，工務處的人正在跟議員助理解釋其他事情。「這裡淹過水吧。」我問。「是啊，之前跟第四河川局調抽水機，還有

待命過。」小許說。

雨水溢滿路面，水如同瀑布一樣，從介壽路的防汛河道汨汨流下，我想。這裡曾經淹過兩三次水，路面也因為高速公路不平整，狹窄的防汛道只能通行單向的車，不過卻因為接到高速公路，所以常常也有車會行經這裡。一切改革都是巨大，小臭味也是大改革，我想。

如果要處理公路問題，那麼就會有拓寬、拆遷，以及如果這裡變的嶄新，那麼原河流的臭味問題，就會被更加放大，就並非單純要處理淹水而已。我想，如果這個案子是要整條路重做，那應該得要整個水資處出來了。不，應該是縣府，一整條全都得管。

助理說告一段落，上了車，為了不耽誤到五點半下班，我們彼此下了一個再議的結論。我也和小許回到車上，啟動引擎，先前撥放到一半的手機歌曲，再次唱起了情歌。沿途經過這個截水溝，冬日晴天的水流量不大，浮萍漂著，路邊有些雜物垃圾，我想著它們的未來，後來又想，這也是公所要去清的。

這樣其實很健康。過年前，小許邀我一起去參拜，在民族路關帝廟也有主奉文昌，我們點燃火焰，看著炷香燃燒，一爐插著三支，有時候我會回想，究竟是何時染上了隨手拜拜的習慣，或許就是二〇一六年，與小許成為同事的時光，讓我一點一點變成一個會記得定期祈禱的人。

我回想起來與乾媽的學生說了什麼，並沒有尖酸刻薄，也沒有鼓吹鼓勵，我只是靜靜地讓那個高中生，像是緩慢添加爐中的柴火一樣，守爐一般，讓她說著自己為什麼要選擇這個科系。

空氣壓力沒有差別，吹過香爐，煙線旋轉紊流。

我們吃著附近的蚵仔麵，我問小許，最後他決定要去哪個地方。他說，他還是喜歡學術一點，之後會去把研究所念完，然後做顧問公司。顧問公司通常在公共工程方面的設計端，也就是最上游的拿到工程標的那端，它們會與底下的營造廠配合，把各個階段的工程完成。而其中，大部分的工作都不需要學術只需要規範的時候，顧問公司則是在設計時就得要學理分析可行性等等，用程式跑應力分析、動力分析——他說。

「之後大埔的案子也會丟到我身上，明明我已經放風聲要走了。」小許說。

「是啊，不要離職，繼續做啊。」我說。

「不不不。」他笑著。

「你會回老家嗎？」

「對啊，去高雄。」他說，「我都查好了，反正我只要是讀結構相關的，出來也不怕沒有工作，你知道最近都在造船嗎？」

「造船？」

「風機船，也是船公司那邊的朋友說的，他們現在在研究如何把風機零件放上去船上，底部的基礎、塔架、三片葉片，每個大概

都是三十層樓高，大概兩個大佛吧。酷吧。」

「你要去做嗎？」我問。

「做啊，外商價碼欸。」他說。

「想不到你也是這麼有夢想的人，那怎麼會來縣府。」我笑著說。

「賺錢啊。」小許說。

「給家人嗎？」

「還有給自己。」

「我有一個問題。」我說。

「你說啊。」

「我覺得大埔那個案子會怎麼樣？」

小許想了想，回答：

「進到設計股，給顧問公司設計排水溝，然後跟工務處合作共同設計道路，路邊房子要拆掉還是搬遷，還得召開聽證會等等的，應該也有五六年以上吧，怎麼了？」

「太繁複了吧。」我說。「那一定會落在我頭上啊。」

我們經過高速公路下，車子突然停下來。

就在狹仄的小引道拋錨了。

我和他在高速公路下試了老半天，提出各種可能性都不對，都找不到原因。我抬頭看看旁邊的立柱，水泥砌成的巨大圓柱支撐著二十幾米的公路，理所當然地存在著，並靜靜地震動，我突然發現，這裡就是大埔截水溝的盡頭：洋仔厝大排。小許踮了駕駛座，很用力地踮，他說，欸，不要在旁邊只是看著啊，來幫忙。我問，幫忙

什麼？幫忙踢它嗎？踢啊，為什麼不踢呢，反正車不是你自己的，而且它現在秀鬥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握緊拳頭，突然敲下引擎蓋，像是趁這臺破車沒注意，給它迎頭一擊。小許喊，哇啟動了，快上來，我和小許小心翼翼地踩著油門前進，最終看到修車廠時，兩個人像個孩子一樣高興地大叫。

二〇一七年二月中，過年後，小許離職後，我的技師考成績出來，榜上無名。

我繼續把小許遺留的事務承接下來，坐在座位上我改著開口合約內容，有時候累了，就打開手機看一看新聞，我翻閱著網路上找到的風機船應力計算的公開閱覽版本。主要提到「如何避免風機機組運送風險」、「取得海事保證鑑定MWS」，總共分為三個層面，七十二小時內氣候限制操作、船舶適航條件、構件海上繫固，其中，讓我感覺到奇妙的計算方式是這個：

$OP_{LIM}$

代表載具或是設備的極限條件，也就是這個物品被設計出來的最高效能。但效能需要考慮環境因子 $\alpha$ ，而這個環境因子，就有許多條件可以講了，例如波高、風速、流速等等，這個是可以測得的固定函數，另一個條件則是「操作時長」，如十二、二十四、三十六、四十八、七十二小時都有對應的 $\alpha$ 值。但在這個表格之外，我看到一件事，如果在七十二小時以上的海事操作，就會被稱

作「非氣候限制操作」。簡言之，人工操作的影響，最終也是氣候的一環。而這個界線，在人與非人之間，也有個明確的界定，也就是七十二小時。

我發現自己正在建造什麼，很奇妙，建造與理解是兩個全然不同的規則，而這本身，也極具有規則性。第一個想到的詞是生態系，有關於環境的一份子，操作員其實也是擁有規範，大自然有規範，但是太過巨大了，所以人也可以被歸為自然的因子，透過分析、試誤，我想著這些。就像我們都可以為自己的體內有一套規則循環，何時會感覺需要清潔，何時需要代謝，何時會感覺沮喪，在規範裡面，我們都可以掌控自身。七十二小時，三天，我丈量一下那個距離以及時間感，但薄弱，如同經驗有限的人們，都很薄弱，也都很短暫。

大埔那個案子，讓我想起了大學畢業時，爸爸說過的故事。因為我和阿清的爺爺，會拿香燙小時候的爸爸，久而久之，他就很害怕點火的東西，以至於身為工程師，每天看著同是飯後吞雲吐霧，自己連一根菸都沒有抽。父親在外面，也不見他拿過任何一次香，因為他拿了之後，手就會不由自主的抖起來，一整天身體也會很不舒服。不過，爺爺去世的那天，他則是長跪不起，線香裊裊，我覺得他在祭拜的是那三根燃燒的炷香，畢竟誰都參照不透，爸爸的心中，到底有沒有爺爺，還是爺爺遺留下來的陰影。

複雜，但最後卻很單純。終於大埔排水溝案進入細部設計，

我們開了審查會，工作小組們是我的同事及後輩。最後終於順利招標，在晨報處長的時候，我聽見他們說了小許的事情。但沒有聽進去，我有點害怕他們批評小許，因為我認為小許的離開，雖然沒有明智之處，但也沒有任何錯誤。

「吃飯？」同事問我。

「那個有泡泡的餐廳嗎？」我問，有泡泡是指，餐廳老闆把整個吃飯環境營造成臺版小美人魚。

「對啊。」同事說，「你怎麼去？」

「我載股長吧，我等等過去。」我比了比後方。

「好。」關於  $\alpha$  值，其實這個很早就存在了。緩慢的推進時，環境會影響我，但最終操作還是會慢慢完成。未來幾年，不論是二〇一八年，還是二〇一九年，時光還是會繼續進行著。小許也終於會從碩士畢業，然後找顧問公司，找到自己的環境，漸漸地，我們的薪資水準大概會在三十五歲被分出勝負，他會上升到 80K 左右，而我大概還停留在 70K 左右，除非更升上去其他職位。有時候，我看著乾媽的學生，看著他們在私人教室裡面，反覆探討一些簡單的原則，像是為什麼要讀書呢？像是為什麼要跟人分出勝負？像是為什麼不能繼續學舞蹈，而是得選擇放棄去考試？我聽著這些一個又一個，最簡單的意義，感到十分想哭。是那種輕推了靈魂一把，它便無力倒下，看著天空飛翔的雲，久久不能自己的感覺。

$$k = C_1 D_{10}^2$$

這個規則乾淨而簡單，存在一百餘年，沒有更複雜的參數表，

沒有更長的小數點後位。被使用在透水級配、土壤滲透率、巨大梁柱下方的土壤，像是一座冬日會落雪的山，白靄靄天剛亮，單純而自然。

不論如何，小許去了哪裡，我認為自己似乎變得更傷感了，究竟是個人主義式的無力感嗎？還是有更多看不清的事情，總之，對於要完成一整件自辦監造的工程，儘管同事都笑著和我說，嘿，是真男人就是要來做工程，但我仍感覺，心理變得敬畏的同時，也變得有點盲目地害怕起來，我並非要講大埔這個案子很麻煩、耗費時日，不，任何東西都存在著技術。並非所有人都自願在這裡的，但是這個生態系裡面，環境因子互相影響，有些東西是非常可靠的，把風險、應力分佈、未來，都陳列在眼前，接著一個個蓋章，把影本變成正本，把紙張變成水泥，在所有人的注視底下，緩緩地建成一切。我們都有工程的眼睛，看見了巨大的建物，內心就能得到清潔。如同高樓下看著玩具積木般，因為裡面有他人的一生。

那日和與小許通了電話。他說，他要去臺電了。

我問說，要約個吃飯嗎？

他說不了，明天就會下彰化風場去了，這工作比想像中的還要累，因為有時候得看天氣才能入港，半夜回港，如果潮汐狀況不允許，還是得在外面等。我說，好吧，沒辦法約就算了，從水務局騎車回去的時候，與臺北生活的方式相當不同，首先是晚上的時候，

街道像是自己延伸出去的空間一樣，空氣中帶著某种植物的清香，如果時間允許，那我還會在外面跟同事喝個小酒，再回去租屋處。而臺北就十分不同了，因為臺北是一個相當固守各自領域的地方，因此，就算是鐵門緊閉的銀行騎樓下，還是有種應該要趕快離開的陌生感。

那天，我和小許聊了很多。原以為他要重新念研究所，不過反倒是自己同時準備的臺電先考上了，多方詢問之下，才被一個工務局的公務員前被喊著說，趁你自己還年輕，還只是二五、二六歲出頭，趕快去臺電之類的國營累積年資，一下子就會咻地超越高考三等喔。

考量到薪水，人總有一天得要買車、總有一天得要結婚、總有一天得要買房，我很佩服小許，笑著讚美他。他也快樂地接受了，他說，只是聽說隨著風電計畫，會搬來搬去的，一直到二〇二五，他也是一個不喜歡改變的人啊，但是如果工作要求，好像也只能接受了。我說，別不知足啊，這個國家工程做一做，搞不好可以昇到總工去，到時候你就坐著命令別人就好了。

忽然，他語重心長地說：「名哥，我覺得你也可以啊。」

突然被他這樣鼓勵，我反而有點不知所措。他說，不就是讀書嗎？你還是國立大學畢業的，我這個逢甲土木的都可以上了，你一定可以，要不要考慮讀個一年試看看水溫？我問，是、是這樣嗎？

但是再考一年也不是不行啦……，你會建議我去考嗎？非常建議，他說，當上了股長、科長，不是也是為了那一個月六千、八千的獎金嗎？還得要扛責任還有被議員念，那倒不如趕快跳來國營。

「你現在再不跳船，蔡英文的年改刀就要落下囉！」小許講。

「真的會改還假的啦……」我問。

「誰知道呢，但是這種事情不也是說改就改嗎？」

「哪有那麼容易改……」我說。

哪沒那容易改？小許說，你看看前年 ECFA 被直接搞沒有，蔡英文上臺之後，你知道陸客預期會掉多少，之前我還打算如果沒考上，就要去賣大陸人的代購回臺灣，原本想說這種工作，我大學同學們都不想做，趁著這一波成本下調，趕快早點進場。結果大概談了大概十多萬的手機殼，被學生這樣一衝，對方也不敢繼續往下談。我能想到小許那個表情，不屑一顧，拿著筷子，向天空一指，你沒有看電視，平常也要看新聞啊，現在反年改、轉型正義，通通都會殺到我們喔。啊，沒有我，我已經跳船了。

通常執政黨到第二年、第三年總會有個大動作，他說。總之你把書拿著讀，是不會虧的。

掛斷電話後，算了算自己的職等，想了想未來的處境。父親已

經死去了，阿清已經出去跑船一年多，應該薪水很快就會超過我，聽他們說，跑船的年薪可以來到七位數。想了想自己年薪可能過好幾年才能破八十萬，不知道多久才到到百萬，公務員又不能兼職，清算了一下父親的房子殘值，與現在正要付的房貸正好抵銷，沒有賣的必要，但也沒有住的必要。

四月初，天氣開始轉暖，阿勃勃有快要開花的跡象。

祖父說，以前家中後方那一片墓園，其實都是密林，直到他決定拿柴刀與乾草，燒開一整片山頭，才有開墾的地方，後來農田裡開始葬人，越葬越多，靈氣也越來越高，春天結束後，一片芒草盛開。

開始決定要讀書的契機是，某一次聽聞自己的監造，在狹窄的車子裡面，聽他說臺中水保局現在亂得很，甚至工程清單裡面，還開 iPhone 給自己用，工程查驗就是去喝花酒。我聽，想說哇靠哪有這麼誇張的事情，自己連廠商的車都不敢坐，還要開車去載他們。監造說，風氣啦風氣，每個地方都不太一樣，但這地方想招待承辦也很困難吧，又不像是臺中，還有 KTV 可以去，坐在駕駛座的廠商說，蛤，你想去喔，這裡也有小吃部啊，待會帶你去，不要管他。廠商指指我，但我也只是笑著。年輕的監造則是笑著推開廠商大哥的手，他說，媽的一定都是老阿嬤。

「就是前面。」

「這個你們得要收啦，」監造看著施工柵欄，「你把路圍了，不施工，不用一兩天，民眾就會來靠腰的。」

「基本面要注意一點啦。」我說。

先前因為去年八月大雨，草開始長，因為有大大小小的問題，因此除非整條截水溝重新拓寬、加蓋、並且徵收民用地來維持路幅，否則，我們一直都在做很小的、無效的搶救。每年的固定清疏，並且維修堤岸，但俗話說，如果預計要花個一千萬，那麼繼續在這裡花十萬又十萬來修一點小東西，又有何用呢？我想，但或許國家政策太高深，我也根本領悟不了。

總感覺，好像停留在剛當完兵的時候。

自己以前所學的一切、應用，就停留在大學時期，去黃老闆那邊打工的時候，手裡面學著的工地的知識，到了公家甲方這裡，反而都變成只是在經手行政雜事而已，我不禁這樣想，如果我那時候繼續答應黃老闆，在他身邊待久一點，會變得與現在完全不同嗎？或許我就真的得要加更多班、跑更多工地還有寫更多計畫書。但的確這樣的環境，更適合讀書。

意識到這點後，我便上網買回之前賣掉的書本。



既然這裡是最低點，那麼其實也沒有什麼可以再留戀的。是的，我已經徹底理解工作之處，就是毫無成就感，我們跟任何人建立了連結，像是廠商，像是監造，像是同事彼此，都可能因為上位的上位，而彼此折磨。並沒有什麼可以期待，也因為如此，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失去，我想，成為公務員便是如此，

某次，我看見阿勃勒開花，跟著阿勃勒盛開的右岸防汛道路，一路騎著機車，空氣裡面都是新鮮的草味，我停不下來，一路向前，河道越來越寬，截水溝變成區排河面，進入洋仔厝的流域。

因為水面太廣闊了，我感覺到一種無上的震撼。

越靠近出海口，泥沙越來越多，流速變慢、變緩，代表著單一水體的能量下降，但是運載的整體卻變多了。我繼續向前騎，林相改變，草多林疏。路到了盡頭，是段左彎，堤防在前，我下了車，坐在那邊良久，想起自己短暫的二九歲人生，我並不是一個迷信的人，但是此刻我感覺，似乎是某些意志特意為之，才讓我抵達此處。

我感覺到了二九歲之前的人生，都把我推到此處，因此我久違地拿出手機，下了一盤棋。

一盤結束後，對手棄子，粗略算贏了二十多目，我又點了下一盤，一分鐘，馬上配對到了對手。八段，讓我兩子，下了三十分鐘，大龍被殺，中盤崩潰，這次我自己按投降。下一盤，只持續了五分

鐘，因為網路太爛了，按掉重排，最後星星出現了，夕陽在遠方的海面，露出微弱的光，像是星光。

二〇一六年，我回顧起來，是一個很爛的年，也許吧，真的很爛。父親最喜歡的民進黨上臺了，但父親也去世了，葬禮雖然簡單，但是後面的儀式處理還是花了一筆錢，阿清離開了島，說要去跑南美線，我不是很瞭，考上了公務員，推掉了黃老闆的邀約。二〇一六年，AlphaGo 打敗了李世石，年中，柯潔在 Go Ratings 的積分，下滑輸給了 AlphaGo，沒有感情的時代好像來臨，一切的無機物，都是有機物的鏡子。高樓向下一看，人們仍然是一顆顆小棋子。情感以及坦然的念頭，像是風一樣灌入我的腦中，以及胃裡的飢餓，像是野獸驅使我繼續向前。

我去臺中三井 OUTLET 吃了晚餐。

隔天便提出了辭職。

後來，在房租約的最後日子裡，每天早上八點起床讀書，讀累了，便去海堤下棋。

# 陳泓名

## 個人簡介

一九九六，成大水利。公共工程，一個非常陌生與缺乏觀看的日常名詞。本作〈當我發現自己正在建造著什麼〉為長篇小說《離土》之部分章節，南澳大橋會倒塌，而我們卻安心地開車上路。喜歡下圍棋的主角，從圍棋中找到規則，發現越多規則，未來就會越幸福吧？從為金錢所困，到結婚、生子、離婚，耗盡一生直到一無是處；發現了越多規則，就被越多規則擊敗，不停道別的故事。

## 得獎感言

我敬愛的同事們，在我離職後的數周，丟了一個新聞；新北市金山的小編國賠案的結果是「不賠償」，當然是由新北市政府機關的行政決議。細看內容，裡面寫著「無法判斷是不是非自願加班」，我的同事阿賢笑說：「以後就印一疊非自願加班單，每加班一次，就簽一張。」嘴賤的小長說：「寫遺書比較快。」我不知道陳嘉緯有沒有寫遺書，只是覺得，每次經過那個池子，溢出的建設的能量，是不是某種隱喻。別誤會，我並非要控訴什麼，否則也不會打這麼長讓文化局的同仁來加班了。

## 短評

林俊穎

此一篇名長且拗口，作者或有其深意？尤其具備理工男嚴謹的科學專業進入小說，讀者必然是大為期待。公家機關與官僚體系的科層編制、瑣碎、僵化，祖師爺卡夫卡早已指明了，一切「沒有什麼可以期待」、「也沒有什麼可以失去」，不過是日復一日的磨人心志的大機器，必得靠著人心思變如孫悟空亟欲翻出如來佛的掌心，於是作者再一次以相當的詩意地呈現了，然而那些毫無意義的日常瑣碎再三陳述、三則公式的硬生生切入，如何提煉，與小說本體嵌合成為有機體，是作者必須再深思的。